

過河

靄靄霏霏，在車站燈光的照射下，散發著晶瑩剔透的光芒。隨風飄曳的雨珠，令阿軒想起小時候，那位於東部老家旁，一望無際的蒲公英海。蒲公英花開時，他總會和鄰居的小孩，一同到蒲公英海中玩耍。先深吸一口氣，之後用力對蒲公英吹氣，倏忽間，無數花絮在白茫茫的花海中飛散，如同眼前的景象般，伴著風的韻律擺動著。時間已經十點半了，但是列車貌似誤點，仍沒有進站，阿軒只得百無聊賴繼續看著綿綿細雨從天空落下。原本他以為每個雨滴在風的吹拂下，應該如蒲公英花絮般，漫無目的朝著各自的落腳處飛去。仔細觀察，會發現大部分的落雨，都有著相似的軌跡。透著些許寒意的秋風，如冰冷的鐵索，拉扯著雨滴，在夜空中劃出道道銀亮的弧線。絢麗中帶著任人擺布，悲傷的無力感，令阿軒想起礦山那長滿整個山頭的秋芒。離開礦山已經十五年，阿軒仍記得整片雪白芒花素浪翻騰的景象。在整日與煤渣和濕黏霧氣相伴的日子中，顯得格外珍貴、疼痛。十五年前，同樣是下著毛毛雨的夜，同樣是一個人坐在月臺的座椅上等待，只是昔日的嚮往與希望，已經鏽蝕成愧疚與懊悔。只要進了山入了坑，就再也出不來了。

父親過世後，為了償還父親所欠下的賭債，把家和田地賣了。當怪手與推土機開進田裡，將那整片蒲公英花海翻攪成一片黃土後，他便毅然決然背上了行囊，坐上北上的火車。從漆黑的夜晚到朝陽初探的早晨，再從旭日當空的正午到夜幕低垂的黃昏。當鐵路兩旁開始緊貼著陡峭的山壁，礦山不遠了。南下的火車過了瑞芳後，雨勢開始大了起來。碩大的雨滴從無法關上的車窗向阿軒襲來，把他驚醒。燈光昏暗的車廂內只有他一人，老舊的風扇，在一明一滅的的車燈下轉動著。火車沿著河谷繼續往山區深入。溪谷一片闐黑。隔著河順著山勢曲折的道路，數盞路燈閃爍著，如黑暗中的燈籠，標示著蜿蜒狹窄，不知通向何處的道路。

時間近午夜，火車到了位於山中的小站。看著列車遠去，阿軒揹起行李，穿過了月臺之間的軌道，來到對面空無一人的站房。

「年輕人來淘金的嗎？」

當阿軒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從家鄉來到這時，正在剪票口驗票的站長收了車票，看了下他後問道。

「做工而已。」

「是來掘煤還是挖金的？」

「隨便吧，看哪裡有工就去哪。」

「開什麼玩笑，如果說挖金是拚命的話，那掘煤就等同於賭命，兩個根本不能比。」

「不都是入坑，有差這麼多？」

站長不再說什麼，輕拍了下他的肩膀後便返身回到站長室。

阿軒順手把車票放在積滿灰塵的剪票臺上後走出車站。雨已經大到不得不撐傘的地步。寂靜籠罩著樹林與小徑。阿軒躲藏在雨傘畫成的小圓中，緩慢地在裂痕與碎石交織的水泥小徑上，感受著溪谷的喧囂前進著。急流翻湧中，雨水拍打樹葉、跌落傘面的清脆與沉悶聲此起彼落，偶爾參雜著膠鞋不小心踩踏水坑，有如投石入水的飛濺聲。

在離車站約十分鐘路程的地方，本和鐵路平行的河谷往右轉了個大彎，和鐵路交叉而過。在河道轉彎處坐落一座村落。許多棟矮小的平房糾纏在河岸旁山勢平緩的邊坡上。礦工在進到礦區前，都會來這採買一些生活用品。村落裡有雜貨店、理髮店、郵局、診所，應有盡有，幾乎可滿足平日生活所需。除了日常生活所需，也包辦了生與死。在村子邊緣寬僅咫尺的小巷內，一家棺材店悄悄隱匿其中。沒有招牌也沒有店名，只有在鏽紋斑斑的鐵門前陳列的數口棺材。然而此時門口的棺材都收了起來，通常緊閉的鐵捲門也拉了起來，門口狹小的空地搭棚佈置成禮廳。燈仍亮著。禮廳前擺置好幾個中間貼著淡粉色紙的花圈。花籃、飲料塔以及罐頭塔安置在禮廳兩側。老何，棺材店老闆的照片，放在禮廳中間的祭壇上。

祭壇前的折疊椅子上，坐著名身形瘦削的男子。守夜的男子身穿洗到褪色的深藍襯衫，黑色長褲，趴在椅子的椅背上打著盹。十年不見了，但是從那單薄的背影，阿軒還是認得出眼前這個人就是老何的徒弟，自己曾經的師兄——菜比八。

「怎麼這個時間回來？」

阿軒原先沒有想要打擾他休息，但是正當他準備穿越棚子走進鐵門時，菜比八低沉的嗓音從身旁傳來，他癱坐在椅子上，惺忪的雙眼看著正準備進屋的阿軒。

「不好意思。」阿軒略帶歉意說道。

「沒有差，這一個禮拜幾乎都沒闔眼，都睡不著。」菜比八伸了個懶腰後站起身。

「多個伴至少比一個人待在這好多了。話說回來，放完行李後，先來上個香。」

靈堂上老何的照片應該是他三十來歲，年輕時拍的。照片中的他同樣留著平頭，那時頭頂的髮根仍茂密且烏亮。臉龐乾癟，但是五官菱角分明。細長的雙眼

流露著堅毅果決的目光。

「感覺老何這些年來都沒什麼變。」

「是啊，他的確都沒有什麼變，還是一樣的固執，情緒不穩，成天到晚堅守一堆莫名其妙的原則，不知變通。」

「老何過世前還好嗎？」

「老樣子，白天做工晚上偶爾喝個酒。忽然有一天就起不來了。」

「是喔……」

「和礦山大部分人比，算好走的了。」

那試圖遺忘的慘白又在阿軒的腦海中出現，令他感到一陣暈眩。將香插上香爐後便連忙找了張椅子坐下，試圖平靜內心的波瀾。四周又回歸一片闐靜。

「話說你怎麼這個時間回來，訃文上的時間不是寫明天嗎？」

「我原本想更早回來，只是臨時幫別人代了班，才拖到現在。」

「這些年在臺北過得還好嗎？」

「還行吧，雖然沒什麼成就，也沒賺到錢，姑且還算可以啦。」雖然這個問題阿軒在回來的路上想了許久，但最終還是只能使盡從口中硬擠出這幾個字。

「店裡生意最近幾年應該還可以吧？」阿軒連忙問道。

「不怎麼樣。黃金都沒了，煤快挖完了，礦山也都快沒人了，大家都走了。」菜比八平靜地說著。

「況且現在土地那麼貴，已經沒多少人會想要傳統的大厝了。」

「老何堅決不肯做火葬棺是吧。」

菜比八點了點頭。

「我就知道，老何的個性絕不肯做那種事。」

阿軒想起了一開始跟老何學做大厝時，每個步驟，老何都會非常要求。只要釘子沒有釘好，位置偏了些，或是木板沒有裁切完整，都免不了被老何一陣數落。

「這可不是隨便什麼木箱。人家買這個大厝是要給親人住的，當然要給人家最好的，怎麼可以隨隨便便交差了事。」在訓斥完後，老何總是耳提面命的叮囑阿軒，既然要做就要把東西做到最好。

「可能就是因為老何這樣的脾氣，所以大部分的時間才會都孤身一人吧。」菜比八從長褲的口袋拿出香菸，嘴巴叼了一根菸後，遞了一根給阿軒。

「誰知道。」阿軒拿出打火機，點了自己的菸後，把打火機丟給菜比八。

「所以後來你有收到訃文嗎？」

「有啊，話說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那？」

「之前聽老何說你剛離開時，曾經寫了封信回來要我們不要擔心。那封信老何一直收著，我在幫老何整裡東西時找出來後，就照著上面留的地址寄過去了。」

「很高興能夠看到你回來。」

菜比八彈了彈菸灰後，繼續道：「我是說真的。我希望老何走的時候，能夠不要那麼孤單。」

阿軒把菸抽完後，伸手從自己的口袋拿出了香菸。

「還要嗎？」

菜比八搖了搖頭。阿軒拿著菸，卻遲遲沒有點。

「我很抱歉……」

「只要是人都一定有別人無法諒解的苦衷。」菜比八把菸丟到地上踩熄。

「老何並沒有生氣你不告而別。他反而蠻高興你願意離開這裡往前看。」

「可是實際上並沒有。我只是逃避。就像戒菸一樣，每次都下定決心，但是最後都沒有成功。」

阿軒把菸點上，深深抽了一口。

「你有聽過只要進了山入了坑，就再也出不來了這句話嗎？」

菜比八點了點頭。

「我一開始聽到那句話時，覺得這也未免太誇張了吧，直到最近幾年，我才大概懂那句話的意思。」

阿軒低著頭看著手上的香菸，白色菸紙的前端，冒著點點星火，飄著裊裊白煙，如那時常瀰漫整個山谷的雲霧。氤氳中，阿軒的思緒回到了十幾年前，那悶熱難耐的礦坑中。

在坑底，命是土地公的；出了坑，命才是自己的。這句話除了說明礦坑工作的危險外，也反映了在坑底工作的辛勞。在平均攝氏四十多度的窄隘煤巷中，先用炸藥、電鑽頭敲開堅硬的岩壁，接著再用十字稿鑽頭挖掘煤層，把敲下來的煤礦用鐵鏟裝進運煤臺車中。在密閉的空間進行著勞累的粗活令第一次下坑的阿軒很快就吃不消。拄著鐵鏟，不住大口喘氣。

「還可以嗎？」

一名身形魁梧，打著赤膊的男子走到阿軒身邊，把掛在腰旁的塑膠水壺遞給阿軒。阿軒接過水壺猛灌了幾口後，向男子點了頭感謝。

「你是第一次下坑吧，記得下次下坑前要帶足夠的水。」

「多謝。」阿軒把水壺還給男子說道。

「新來的你是哪裡人？」

「花蓮。」

「沒想到竟然和我是同鄉。」男子被煤渣染成黑色的臉龐上浮現爽朗的微笑。

「我叫阿仁，你叫什麼？」

在經歷了好幾個小時後的艱困工作後，終於到了輪班的時刻。在陰暗的坑道內，坑口的光亮，彷彿充滿了神氣的力量，一掃身體的疲憊以及內心的鬱悶。

剛離開坑口，許多人便迫不急待從口袋中拿出香菸，吞雲吐霧。阿仁從襯衫胸前的口袋取出了香菸包抽了一根後，遞了根菸給阿軒。阿軒接過菸後，詫異地看著阿仁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阿仁叼著菸看著欲言又止的阿軒說道。

「就直接這樣抽嗎？」阿軒看著全身上下沾滿煤塵的阿仁小聲問道。

「嗯，趕快把菸抽了吧。抽了之後，你就會有活著的感覺。」阿仁吐著淡藍色的煙絲呢喃道。

出坑後工作仍沒有結束，要先到工具檢修室繳交電池、頭燈並檢修鑽頭等挖掘工具。處理好隨身攜帶的工具後轉到鍋爐室裝熱水，以便明天上工帶入坑內飲用。忙完這些後，才算是把工作告一段落。在回家之前，大夥都會到澡堂，把自己梳洗乾淨。滾燙的熱水澡，應該是除了香菸以及酒精外，最大的慰藉。有家室的礦工，其子女往往會到澡堂前接父親，等父親整理乾淨後，一起踏上歸途。

「爸爸！」

當阿仁阿軒一同從澡堂中出來，一名個頭嬌小的男孩撲到阿仁的懷裡。

「你這小孩怎麼每次都這樣。」阿仁帶著笑意把男孩抱起來然後放下。

「今天在家裡有沒有乖乖聽媽媽的話。」男孩沒有回答，一雙圓潤的雙眼直勾勾地看著站在阿仁旁邊的阿軒。

「看到人要說什麼？」阿仁拍了拍男孩的肩膀。男孩看了看阿軒後，說道：「你好，我叫小圭，今年五歲。叔叔你叫什麼名子？」

「要叫哥哥啦。」阿仁輕輕拍了下小圭的頭笑道。阿軒也笑了起來。

「想到什麼事嗎？」菜比八看著安靜良久，淡淡微笑的阿軒問道。

「不知不覺又想到以前遇到仁哥的事。」阿軒打了個哈欠，把香菸丟到地上踩熄。

「你說仁哥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好人一個。我哥那個時候受傷，仁哥有來幫助我們。我和我哥後來會來到這裡也是透過他。」

「我還以為你們那個時候是直接遇到老何。」

「如果不是仁哥這種有份量人物出馬，老何那種硬脾氣的人怎麼可能收我們兩個。仁哥原先是想要幫助我們能夠繼續在礦山做工，只是我哥說他不要再待，所以他才去找老何。」

菜比八將目光投向老何的照片。

「礦坑爆炸讓我哥失去了聽力，他在礦山失去了希望，自然不會想要繼續待。只可惜都太晚了。如果他那個時候不要自暴自棄……不要喝那麼多，說不定還有什麼轉機。」菜比八揉著眼睛，訴說著另段阿軒不知道的過去。

「只能說人生無常吧。就像那場讓仁哥失去性命的災難。」

「我記得那個時候，你不是也在坑裡。」

「是啊，只是我那個時候做夢都沒有想到，仁哥竟然就這樣走了。」

那天就和往常一樣。雖然前幾天技師就曾發現地層最近有不穩的現象，但礦主仍執意開工。剛下坑時大家的內心都忐忑不安，但是繁重的工作很快就讓人們無暇顧及。在接近中午交班的時刻，一連串細微但是令人發寒的撕裂聲開始在坑道內迴響。原先在內心潛藏的恐懼開始在人群中擴散。

「落磐了！」

人群中有人忽然大喊。眾人陷入恐慌，大家扔下手中的工具拚了命往坑口跑。

「不要推擠不要推擠，這樣大家都會出不去。」工頭扯開嗓子大喊試圖維持秩序，但是卻徒勞無功。

阿軒也和其他人一同往坑口擠，一隻厚實的手掌從後面抓住阿軒。「崩塌是從坑口開始的，現在跑上去只是送死。」仁哥從後面說道。緊接著一道劇烈的晃動將阿軒等人震倒在地上。

「接下來我整個人就沒意識了，只是感覺到四周一片冰冷漆黑。直到被搜救隊救出來。」

「那場礦災真的很慘，走了快一百人。我還記得一開始由於棺材不夠用，導致全村的棺材店都必須日夜加工趕做棺材。」菜比八雙手撐著頭，看著禮廳外的空地。

「由於沒地方放，只能先安頓在店門口的空地。屍袋也不夠，只能先用塑膠

布湊合，幫大家勉強遮風避雨。」

「在從礦坑中被救出來後，好幾晚，我都睡不著。我有種自己活著，但卻不覺得自己活著的感覺。直到那晚遇到老何。」

完全不會感到疲憊，也完全沒有任何的胃口。終日提不起勁，只覺得內心還有身體都被鋒利的礫石填滿，呼吸都感到疼痛。日夜時間已經沒有任何意義。只有漫無目的遊蕩。礦區的人都認為他已經瘋了。但是他知道自己沒有，他只是忘記怎麼活。直到那個深夜，他如鬼魅般遊蕩到這條他從未走過的街道。整條街道只有一間蜷縮在角落的房子仍亮著燈。佝僂的老者吃力的釘著棺材，那一下下吃力將鐵釘釘進木板中的身影，深深烙印在阿軒眼中。此時，他曾感受到原來自身的心臟，如同那一下下捶打，賣力跳動著。

「或許就是這樣，所以到最後我才希望能夠來這吧。」

「可是為什麼後來又會離開？」

「你還記得以前不是會有小孩跑到店裡的棺材裡玩躲貓貓。離開前幾天會去趕那些跑到棺材裡的小鬼的時候，遇到了小圭。」

「小圭說什麼？」

「他沒說什麼，只是讓我想一些事。」

霧雨迷濛中，黑色的大山下，看似無止盡深的坑口前。身穿孝服的家屬在道士的口號聲中緩緩下跪。素白的追魂幡沾滿了水，不知是雨還是淚。

「為什麼爸爸回不來了呢？」小圭走到阿軒面前問道。那雙圓潤的雙眼，黑色的眼眸，有如坑道，深不見底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那個時候我為什麼會活下來。」

「那可能是上天認為你應該繼續走下去吧。」菜比八拍了下阿軒的肩膀。

「如果覺得累的話就先睡一下吧，守夜我一個人就行了。」

香爐上的香燒完後，天也差不多亮了。公祭開始，當四周的鄰里開始來上香時，阿軒靜靜退到屋子裡。地方上的村里長或是鄉民代表依序來給老何上香。經過漫長的憑弔後才輪到周遭的鄰里，或是和老何有過交集的人。阿軒從門縫看向外面，大部分的人，阿軒都沒有印象，可能就如同菜比八說過的，人都走了吧。

儀式結束，便是發引的時刻。在樂隊開道下，前來參加的人跟在靈柩後面，陪老何走最後一程。阿軒混在人群中，緩慢走著。隊伍一路走到村外，靈車已經在馬路旁等候。

「你可以再陪我們繼續走下去嗎？」原先在隊伍前方的菜比八忽然走到阿軒面前問道。阿軒看了下菜比八，抿了下嘴唇，點了點頭。兩人在村口辭客後，便跟著葬儀社的人步上靈車。

「麻煩等下當車子過橋的時候，要提醒一下，說要過河了。」

兩人上車後，葬儀社的人特別向兩人提醒。

靈車開動了，在毛毛細雨中，駛過村子外橫跨整個溪谷的鐵橋。

「老何，過河了。」